



東國通鑑

十一之十三 共三十一

リ 6
4060
7



門存6
號4060
卷31-7



寅戊

東國通鑑卷之十二

新羅紀

景明王

諱昇英神德王之子母義成王后在

位七年

二年

後梁貞明四年 高麗太祖元年

春二月

一吉倉玄昇叛伏誅○夏六月丙辰泰封諸

將立王建為王國號高麗初建年三十夢見

九層金塔立海中自登其上至是年三月唐

商客王昌瑾忽於市中見一人狀貌瓌偉鬚



髮皓白頭戴古冠彼居士服左手持三隻甕
扼右手擎一面古鏡方一尺許謂昌瑾曰能
買我鏡乎昌瑾以二斗米買之其人散與乞
兒而去疾如旋風昌瑾懸其鏡於市壁日光
斜映隱隱有細字可讀其文曰三水中四維
下上帝降子於辰馬先操鷄後搏鴨此謂運
滿一三甲暗登天明理地遇子年中興大事
混蹤跡沌名姓混沌誰知真與聖振法雷揮
神電於巳年中二龍見一則截身青木中一
則現形黑金東智者見愚者盲興雲注雨與

新羅景明王

人征或見盛或視衰盛衰為滅惡塵滓昌瑾
初不知有文及見之謂非常獻于弓裔弓裔
令有司與昌瑾物色求其人彌月竟不能得
唯東州勃颯寺有鎮星塑像如其狀左右亦
持椀鏡昌瑾喜具以狀白弓裔歎異之令文
人宋舍弘白早許原等解之舍弘等曰三水
中四維下上帝降子於辰馬者辰韓馬韓也
巳年中二龍見一則截身青木中一則現形
黑金東青木松也謂松嶽郡人以龍為名者
之子孫可以為君主也王侍中有王侯之相

豈謂是歟黑金鐵也今所都鐵圓之謂也今
主初盛於此殆終滅於此乎先操鷄後搏鴨
者王侍中御國之後先得鷄林後收鴨綠之
意也三人相謂曰王猜忌嗜殺善告以實不
獨吾輩為薶醢王侍中必遇害乃詭辭告之
至是將軍洪儒裴玄慶申崇謙卜智謙等夜
詣建第密謀推戴不欲令夫人柳氏知之謂
曰園中豈無新瓜可摘乎柳氏佯出潛入帳
中諸將曰自三韓分裂羣盜競起今主奮臂
大呼遂夷滅草寇三分遼左據有六半立國

新羅景明五

定都將二紀餘今不克終繼虐太甚淫刑以
逞殺妻戮子誅夷臣僚民墜塗炭疾之如讎
桀紂之惡無以加也廢昏立明天下之大義
請公行殷周之事建作色拒之曰吾以忠義
自許王雖暴亂安敢有二心以臣伐君斯謂
革命予實不德敢効湯武之事乎恐後世以
為口實古人云一日為君終身為主况延陵
季子曰有國非吾節也乃去而耕焉吾豈過
季子之節乎諸將曰時難遭而易失天與不
取反受其咎國中民庶受毒痛者日夜思欲

復之且權位重者並遭虐殺略無所遺今之
德望未有居公右者衆情所以望公也公若
不從吾等死無日矣况王昌瑾鏡文如彼豈
可違天死於獨夫之手乎建拒之甚堅柳氏
還從帳中出謂建曰舉義伐虐自古而然今
聞諸將議妻猶奮發况大丈夫乎今羣心忽
變天意有歸矣手提甲領以被之於是諸將
扶擁而出黎明坐於積穀之上行君臣之禮
令人馳且呼曰王公已舉義旗矣奔走來赴
者衆先至宮門鼓譟以待者亦萬餘人遂即

新羅景明王

位於布政殿建元天授○泰封王弓裔走死
弓裔聞變驚駭曰王公得之吾事已矣以微
服出北門亡去遁于巖谷信宿飢甚偷截麥
穗而食尋為斧壤民所害

臣等按 弓裔以新羅遺孽見棄於宗國托
身緇流倂起羣盜之中竊據黑壤建國稱
元奄有三韓之二然性本兇虐好殺不已
戕害妻子屠戮公卿生靈盡為魚肉天厭
穢德假手于麗奔竄以死嗚呼自我得而
自我失尚誰咎哉

丁巳高麗詔曰泰封主當四郡土崩之時剷除賊寇漸拓封疆未至兼并惟以酷暴御衆以茲回為至道以威侮為要術徭煩賦重人耗土虛而宮室過制勞役不止怨讟遂興於是竊號稱尊殺妻戮子天地不容神人共怒荒隆厥緒朕謬膺推戴叨處崇高庶幾戒覆車之轍取伐柯之則與民更始○高麗王謂青州人韓粲聰逸曰泰封主以青州沃饒人多豪傑恐其為變將欲殲之乃召軍人尹全愛堅等八十餘人俱以詐辜械繫在途卿其

亟往放還田里○高麗以騎卒泰評為徇軍郎中評博涉書史明習吏事初為益州賊帥柳矜順記室裔破矜順評乃降麗王開國之際與有力焉○高麗馬軍將軍桓宣吉叛伏誅初宣吉與其弟香寔俱有翎戴之功麗王委以腹心常令率精銳以宿衛其妻謂曰子才力過人士卒服從又有大功而政柄在人可不慎乎宣吉心然之遂陰結兵士伺隙為變卜智謙知之密告麗王以跡未形不納一日麗王坐殿上與學士數人議國政宣吉與

其黨五十餘人持兵突入內庭直欲犯之麗
王策杖而立厲聲叱之曰朕雖以汝輩之力
至此豈非天乎天命已定汝敢爾耶宣吉見
麗王辭色自若疑有伏甲與衆走出衛士追
殺之香寔後至知事敗亦亡追兵殺之○高
麗以金行濤為廣評侍中黔剛為內奉令林
明弼為徇軍部令林曦為兵部令陳原為倉
部令閻萇為義刑臺令歸評為都航司令孫
迥為物藏省令秦勁為內泉部令秦靖為珍
閣省令林積璵為廣評侍郎能駿權寔並為

新羅景明王

內奉卿金堙英俊並為兵部卿崔汶堅術並
為倉部卿朴仁遠金言規並為白書省卿林
湘煖為都航司卿姚仁暉香南並為物藏卿
能惠曦弼並為內軍卿康允珩為內奉監申
一林寔並為廣評郎中國鉉為負外郎倪言
為內奉理決曲矜會為評察劉吉權為徇軍
郎中其餘司省各置郎史○高麗誅蘇判宗
侶內軍將軍狄鈇侶與鈇俱以姦佞得幸弓
裔譖害良善王即位首誅之○隱士朴儒見
高麗王王曰致理之道惟在求賢今卿之來

如得傳巖渭濱之士因賜冠帶令管機要賜
姓王儒性質直通經史初仕弓裔為負外遷
至東宮記室見裔政亂遂出家隱於山谷聞
王即位乃來○高麗始定官制詔曰往者泰
封主以新羅階官郡邑之號鄙野改為新制
民不習知以至惑亂今悉從新羅之制其名
義易知者可從新制○高麗誅馬軍大將軍
伊昕巖昕巖業弓馬見利躁求事弓裔以鈞
距得見任用至裔末年襲取熊州因而鎮之
聞麗王即位潛懷禍心不召自至士卒多亡

新羅景明王

熊州復為百濟所有守義刑臺令閻萇與昕
巖比隣知其陰謀具奏王曰昕巖棄鎮自來
以喪邊疆罪實難原然與我並肩事主情分
有素不忍加誅且其叛形未露彼必有辭萇
請密令伺之王遣內人至萇家從帳中候之
昕巖妻桓氏至廁謂其無人旋已長吁曰吾
夫事若不諧則吾受禍矣言訖而入內人以
狀聞遂下昕巖獄具伏王親讓之曰汝素畜
兇心自陷刑辟法者天下之公也不可私撓
昕巖流涕而已斬於市籍其家○秋七月高

麗詔曰秦封主以民從欲惟事聚歛不遵舊制一頃之田租稅六碩置驛之戶賦絲三束遂使百姓輟耕廢織流亡相繼自今租稅征賦宜用天下通法以為恒例○高麗青州領軍將軍堅金副將連翌與鉉見麗王各賜物有差初王以青州多變詐不早為備必有後悔乃遣州人能達文植明吉等往覘之能達還奏無他文植明吉私謂州人金勤謙寬駿曰能達雖秦無他新穀熟恐有變及是堅金等言本州人與勤謙寬駿金言規等在京都

者其心異同去此數人可無患矣王曰予心存止殺有罪者尚欲原之况彼數人皆有宣力扶義之功欲得一州而殺忠賢乎堅金等慚懼而退勤謙言規等奏曰日者能達奏曰無他臣等以為不然今觀堅金等所言不可保其無他請留之以觀其變王從之既而謂堅金等曰今汝所言雖不能從深嘉乃忠可早歸以安衆心堅金等言臣等冒陳利害及類誣譖不以為罪惠莫大焉歸骨之後誓以赤心輔國然一州之人人各有心如有始禍

恐難制也請遣官軍為之聲援王然之遣馬
軍將軍洪儒度黔弼等率兵千五百鎮鎮州
備之是後道安郡奏青州密與百濟通好將
叛王遣馬軍將軍能棹將兵鎮撫由是不克
叛○八月朔方鶻巖城帥尹瑄附高麗瑄沈
勇善韜鈴弓裔末避禍走入北邊有衆二千
餘人居鶻巖城名黑水蕃侵害邊郡至是聞
王遣使招諭遂來降北邊以寧○高麗詔曰
泰封主信識緯棄松嶽還居斧壤營立宮室
百姓困於土功三時失於農業加以飢饉荐

臻疾疫仍起室家棄背道殣相望一匹細布
直米五升至使齊民賣身鬻子為人奴婢朕
甚憫焉其令所在具錄以聞於是得一千餘
口以內庫布帛贖還之○高麗詔免民三年
租役仍大赦○高麗論功行賞以洪儒裴玄
慶申崇謙卜智謙為第一等堅權能寔權慎
庶湘金樂連珠麻煖為第二等各賜金銀器
錦繡綺被褥綾帛其第三等二千餘人亦賜
綾帛穀米有差○甄萱遣一吉察閔郃于高
麗賀即位王厚禮遣之○高麗熊運等十餘

州縣叛附百濟麗王命前侍中金行濤為東
南道招討使知牙州諸軍亭備之○九月高
麗馬軍將軍卜智謙奏曰徇軍吏林春吉與
其鄉青州人裴忿規季川人康吉阿次貴昧
谷人景琮謀叛王使人誅之忿規逃免○高
麗以青州人玄律為徇軍郎中馬軍將軍裴
玄慶申崇謙等言往者林春吉為徇軍吏圖
不軌伏辜此乃典兵權而以青州為恃也今
又以玄律為徇軍郎中臣等竊惑之王曰善
乃改授兵部郎中○高麗以前侍中具鎮為

羅州道大行臺侍中鎮辭以久勞奏封不肯
行王不悅謂劉權說曰昔予歷試險阻而未
嘗告勞者實畏威也今鎮固辭不行可乎權
說對曰賞以勸善罰以懲惡宜加極刑以戒
羣下王然之鎮惶恐謝罪遂行○尚州帥阿
字蓋遣使附高麗王命備儀迎之習儀於毬
場文武俱就班廣評郎中柳問律與直省官
朱瑄劾爭列王聞之曰讓為禮宗敬乃德本
今接賓以禮將觀厥成而問律瑄劾爭列豈
敬慎者乎宜並徙邊以彰其罪○高麗王謂

羣臣曰平壤古都荒廢已久荆棘滋茂蕃人遊獵於其間因而侵掠宜徙民實之以固藩屏遂分黃鳳海白鹽諸州入戶居之為大都護遣堂弟式廉廣評侍郎列評守之仍置叅佐四五人○高麗以珠閣省卿柳陟良為廣評侍郎革命之際事起倉卒羣僚散走陟良獨謹守其職所典倉庫無所亡失故特授之○冬十月高麗青州帥波珠粲陳瑄與其弟宣長謀叛伏誅○十一月高麗設八關會有司言前主每歲仲冬大設八關會以祈福乞

新羅景明王

遵其制麗王從之遂於闕庭置輪燈一座列香燈於四旁又結兩綵棚各高五丈餘呈百戲歌舞於前其四仙樂部龍鳳象馬車船皆新羅故事百官袍笏行禮觀者傾都王御樓觀之歲以為常

臣等按八關之戒本佛氏之教也曰不殺生曰不偷盜曰不淫泆曰不妄語曰不飲酒曰不坐高大床曰不著香華曰不自樂觀聽關者閉也謂禁閉八罪不犯也是特一種枯槁寂滅之戒固非關於君天下國

家者之事君天下國家者亦自有戒而與此不同蓋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堯之戒也兢兢業業一日萬幾舜之戒也曰民可近不可下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禹之所以戒子孫也曰三風十愆湯之所以儆于有位也曰先知小人之艱難曰卑服即康功田功曰不敢盤于遊田文武之所以戒嗣王也若是者足以保天命民心而歷年愈長是固君天下國家者所當持守而勿墜也昔新羅真興王聽

僧惠亮之說始行八關之會其無稽作俑之罪大矣然不過一二設而止耳今高麗太祖自謂得國必資諸佛之衛護燃燈以事佛八關以事天靈五嶽山川龍神以之定朝儀為國家大事夫創業垂統之君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是豈貽燕之謀乎終高麗之世以仲冬為八關之月誓無犯國忌君臣同樂豈特有戾於帝王之戒亦非佛氏持戒之本意也李知白乃以復行八關為却敵之策崔沆乃以請復八關為先務

卯巳

文克謙乃以仲冬有忌為國之災亦獨何
我能知此會之不經而毅然革罷之者一
成宗之外無聞焉可勝嘆哉

甄萱遣使如吳越進馬吳越王報聘加授萱
中大夫餘如故

三年後梁貞明五年甄萱二年春正月高麗移

都松嶽郡陞郡為開州創官闕立市廛辨坊

里分五部置六衛改鐵圓為東州○三月高

麗創法王王輪等十寺于都內兩京塔廟宵

像之廢缺者並令修葺

新羅景用王

史臣曰太祖創業甫踰年而作十寺于都
城修塔廟于兩京嗚呼其昧於輕重緩急
之宜耶抑怵於禍福因果之說耶于時二
大強國未平諸城未下者亦多矣而攻戰
未已也瘡痍未復也何汲汲於無益之作
至此也繼有開泰之設窮極奢侈至有手
迷䟽語大會僧徒以落之甚矣佛氏之弱
人心也滔滔流俗趨奉施捨猶恐不及以
太祖之光明正大猶不能不混於衆流之
中况其下者乎其况臣民則効於君者乎

惜哉其新羅作寺速亡之戒豈亦晚年悔悟之作歟貽謀之弊流至後昆崇信之至一日施米至於七萬歲飯僧徒至于三萬寺院肖像無非金銀之飾千函萬軸無不金銀其字宮殿為梵唄之堂緇髡居師傅之位然亦無救於亂亡佛氏之禍于國害于人慘矣可不戒哉

高麗王追王三代以曾祖考為元德大王廟號國祖妃為貞和王后祖考為景康大王廟號懿祖妃為元昌王后考為威武大王廟號

世祖妃為威肅王后

臣等按金寬毅閔漬論高麗世係頗涉荒怪今太祖追謚三代以上後之人不可以偏見輕議於其間也大抵麗初實錄皆顯宗朝黃周亮所撰當時去太祖未遠如有三代以上祖宗可記之事豈無一語及之而寬毅漬生於數百載之後能知周亮所不知著載于冊是固可疑如寬毅之說則所謂唐貴姓者於太祖曾祖父而元德大王特曾祖母之父也麗祖創業之王動遵

庚辰

古昔其肯舍曾祖不祖而又祖曾祖母之
父乎且父為考而女為妣天下寧有是理
乎知其說之誣也李齊賢於世系據宗族
記聖源錄略加辨解今臣等亦從周亮實
錄追贈三代為正而寬毅漬傳會之說不
可不辨故并論之

冬十月高麗城平壤

四年

後梁貞明六年魏萱二年
十九年高麗太祖三年

春正月王遣使

聘于高麗○二月康州將軍閏雄降高麗遣
其子一康為質高麗拜阿黎以卿行訓之妹

新羅景明王

辛巳

妻之○三月高麗以北界鷓巖鎮數為北狄
所侵命吏黔弼率開定軍三千築大城守之
由是北方晏然○秋九月甄萱遣阿黎功達
於高麗獻孔雀扇智異山竹箭○冬十月甄
萱率步騎一萬攻陷大良仇史二城至于進
禮郡王遣阿黎金律求援於高麗高麗遣兵
救之萱引退始與高麗有隙

五年

後梁龍德元年甄萱三年
十年高麗太祖四年

春正月王遣金

律聘高麗麗王問曰聞新羅有三大寶丈六
金像九層塔并聖帝帶也三寶未亡國亦未

東鑑十一
十五
亡塔像猶存不知聖帶今猶存耶律對曰臣未嘗聞聖帶也麗王笑曰卿為貴臣何不知國之大寶律慚還告王王問羣臣無能知者時有皇龍寺僧年過九十者曰聖帶是真平大王所服歷代傳之藏在南庫王遂開庫風雨暴作白晝晦冥不得見乃擇日齋祭然後見之其帶粗以金玉其圍甚長非常人所可束也國人以真平王是聖骨之王稱曰聖帝帶

金富軾曰古者坐明堂執傳國璽列九鼎

真若帝王之盛事者也而韓公論之曰歸天人之心興大平之基決非三器之所能也豎三器而為重者其誇者之詞耶况此新羅所謂三寶亦出於人為之侈而已為國家何須此耶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若此者行之於內足以善一國推之於外足以澤四海又何外物之足云哉太祖聞羅人之說而問之耳非以為可尚者也

臣等書曰所寶惟賢又曰不寶遠物詩
曰稼穡惟寶記曰仁親為寶然則古之帝
王所寶者可知矣齊楚小國也齊不寶徑
寸之珠而所寶者檀子盼子黔夫種首四
賢而已楚不寶白珩而所寶者觀射父左
史倚相二賢而已美珠白珩猶不為寶况
不及二寶萬萬者乎新羅之君例皆感佛
殫竭民力立九層塔設文六身皇天震怒
震之災之不再示三以示譴告終新羅之
世災變相仍真平享國日久佞佛愈勤又

作為天賜玉帶之說矯誣上帝眩惑愚民
天怒益深繼嗣中絕天可欺乎天可侮乎
然則如三物者適足為亡國之資耳奈何
麗祖及以此為寶而問之乎于時甄賊尚
鼾睡於卧榻之側正當經營南北志圖統
一之秋魯無一語及君國字民親賢之事
而反汲汲於所不必寶者何哉麗祖之所
寶者如是故立九層之塔設八關之會侔
擬新羅子孫効尤塔廟佛宇之建史不絕
書求佛求神又有甚於新羅未必非太祖

啓之也嗚呼甚矣使事之難也誦詩專對不辱君命如孔子所謂使乎使乎者豈易得哉今律之來聘麗祖已失其問矣若使律稍有識見有專對之才當如楚王孫圉對趙鞅之問明其主不寶玉而寶其賢則麗祖必悔悟愧謝之不暇矣律曾不吐一奇論俛首刮席愧赧而退真所謂碌碌庸人烏可與論使事也哉

達姑狄百七十一人來侵道由登州高麗將軍堅權邀擊大敗之匹馬無還者王喜遣使

壬午

謝之○冬十月高麗王創大興寺于五冠山迎入僧利言師事之○高麗王幸西京○十二月高麗王冊子武為正胤正胤即太子也太祖知武有繼統之德恐其母吳氏側微不得立乃以故荀盛拓黃袍賜吳氏以示大臣朴述舉述熙知其意請立為正胤

六年後梁龍德二年春二月契丹獻橐駝于高麗○夏六月下枝縣將軍元奉投高麗○秋七月溟州將軍順式降附高麗初麗王以順式不服意之侍郎權說曰父而詔

東鑑十一

未癸

子兄而訓弟天理也順式父許越今為僧在
內院宜遣往諭之麗王從之順式遂遣長子
守元歸款賜姓王給田宅○冬十一月真實
城主洪術遣使請降高麗遣元尹王儒卿舍
弼等慰諭之○高麗王幸西京新置官僚又
築西京在城凡六年而成

七年

後梁龍德三年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三

月高麗以下枝縣將軍元奉為元尹陞其縣
為順州○夏四月高麗大匡庚黔弼招諭北
蕃歸附者千五百人北蕃之歸彼虜者又三

甲甲

千餘人○六月吳越國文士朴巖投高麗○
秋七月高麗遣倉部侍郎金樂錄事參軍金
幼卿朝後唐○八月碧环郡將軍良文遣其
甥圭奐降高麗拜圭奐為元尹○冬十一月
真實城主洪術遣子王立于高麗獻鎧三十
高麗拜王立為元尹

八年

後唐同光二年春正月遣使朝

後唐○夏六月遣朝散大夫倉部侍郎金岳
朝後唐○甄萱遣子須彌康良劍等發大耶
聞韶二城卒攻高麗曹物郡高麗王命將軍

東監十一

哀宣王忠救之哀宣戰死郡人固守須彌康
等失利而歸○王薨母弟魏膺立上謚曰景
明告喪于高麗高麗王舉哀遣使吊祭○秋
九月遣使聘高麗

景哀王

諱魏膺景明王母弟在位三年

二年

後唐同光三年魏膺三年

春三月高麗宮

城東蚯蚓出長七十尺時謂渤海國來投之

應○高麗王幸西京○甲寅買曹城將軍能

玄遣使高麗乞降○冬十月高麗府將軍能

文率士卒投高麗高麗以其城近王都勞慰
還之惟留其麾下侍郎盍近大監明才相述
弓式等○高麗遣征西大將軍庾黔弼攻後
百濟燕山鎮殺將軍吉奐又攻任存郡殺獲
三千餘人○高麗王幸曹物郡遇甄萱與戰
萱兵銳甚未決勝負麗王欲相持以老其師
庾黔弼引兵來會兵勢大振萱懼乞和以外
甥真虎為質麗王亦以堂弟王信交質以萱
十年之長稱為尚父欲名萱至營論事黔弼
諫曰人心難知豈可輕與敵相狎乎乃止王

戊丙

聞之遣使曰甄萱及復多詐不可和親麗王
然之○十二月甄萱取居昌等二十餘城遣
使如後唐稱藩唐策授檢校太尉兼侍中判
百濟軍事依前持節都督全武公等州軍事
行全州刺史海東四面都統指揮兵馬制置
等事百濟王食邑二千五百戶
三年後唐同光四年明宗天威元年春契丹
魏萱三十五年高麗太祖九年滅渤海契丹主自去年冬侵渤海攻西鄙諸
部遂進圍扶餘城至是拔之遂進兵圍忽汗
城渤海王大諲譔戰敗乞降契丹主命以兵

衛諲譔及族屬出城改渤海為東丹國忽汗
為天福城冊太子倍為人皇王以主之置諲
譔於臨潢之西賜名曰烏魯古於是渤海世
子大光顯及將軍申德禮部卿大和鈞均老
司政大元鈞工部卿大福暮左右衛將軍大
審理小將冒豆干檢校開國男朴漁工部卿
吳興等率其餘衆前後來奔高麗者數萬戶
麗王待之甚厚賜光顯姓名王繼附之宗籍
使奉其祀僚佐皆賜爵○夏四月甄萱質子
真虎病死於高麗麗王遣侍郎弋萱送其喪

亥丁

萱謂高麗殺之殺王信進軍熊津麗王命諸城堅壁不出王遣使高麗曰甄萱違盟舉兵天必不祐若大王奮一鼓之威萱必自敗矣麗王謂使者曰吾非畏萱俟惡盈而自僵耳先是萱獻絕影島驄馬一匹後聞讖云絕影名馬至百濟亡乃悔之使人請還其馬麗王笑而許之○冬十二月高麗王幸西京巡歷州鎮而還○高麗遣張彬如唐四年後唐天成年甄萱三年春正月高麗王十六年高麗太祖十年親伐後百濟龍州降之時甄萱違盟屢侵邊

麗王舍忍久之萱頗有強吞之志故麗王伐之王出兵助之○甄萱送王信之喪于高麗○二月遣兵部侍郎張芬等朝後唐唐授芬檢校工部尚書副使兵部郎中朴術洪蕪御史中丞判官倉部員外郎李忠式蕪侍御史○三月後唐以權知康州事王逢規為懷化大將軍○高麗王敗運州城主兢俊於城下遂攻近品城下之○夏四月知康州事王逢規遣林遠朝後唐帝召對中興殿賜物○高麗遣海軍將軍英昌能式等率舟師往擊康

州下突山等四鄉○高麗王攻熊州不克○
秋七月高麗遣元甫在忠金樂等攻破後百
濟大良城虜將軍鄒許祖等三十餘人破其
城而還○八月高麗王徇康州高思葛伊城
城主興達遣其子歸款於是後百濟諸城軍
吏皆降高麗麗王嘉之賜田宅祿邑○溟州
將軍順武遣子長命于高麗以率六百八宿
衛○冬十月甄萱入寇陷王都弒王立金傅
先是萱攻高麗近品城燒之進蒙我高麗府
逼至郊畿王遣連武告急于高麗麗王謂侍

中公萱等曰新羅與我好已久今有急不
可不救遣公萱等以兵一萬赴之未至萱猝
入王都時王與夫人嬪御宗戚出遊鮑石亭
置酒娛樂忽聞兵至倉卒不知所為王與夫
人走匿城南離宮侍從臣僚宮女伶官皆被
陷沒萱縱兵大掠入處王宮令左右索王置
之軍中逼令自盡強辱王妃縱其下亂其嬪
妾乃立王族弟金傅為王虜王弟孝廉宰臣
美景盡取子女百工兵仗珍寶以歸麗王聞
之遣使吊祭親率精騎五千邀萱於公山桐

數大戰不利萱兵圍麗王甚急大將申崇謙
金樂力戰死之諸軍敗北麗王僅以身免萱
乘勝取大木郡時新羅衰弱難以復振乃請
高麗為援萱恐高麗先入故勒兵猝入王都
以肆兇逆傳即位與羣臣慟哭上謚曰景哀
○高麗王哀申崇謙金樂之死以樂弟鐵崇
無弟能吉子甫並為元尹創智妙寺以資冥
福崇謙光海州人勇猛長大常從征伐有功
後謚壯節配享高麗太祖廟庭○甄萱遣將
使高麗碧珍郡芟大小木二郡木稼○十一

月追尊考為神興大王母為王大后○甄萱
燒高麗碧珍郡稻穀正朝索湘戰死之○十
二月甄萱貽書于高麗求和曰昨者新羅國
相金雄廉等將召足下入京有同鼈應龜聲
是欲鷄披隼翼必使生靈塗炭社稷丘墟是
用先著祖鞭獨揮韓鉞誓百僚如皎日諭六
部以義風不意姦臣遁逃邦君薨變遂奉景
明王之表弟憲康王之外孫勸即尊位再造
危邦喪君有君於是乎在足下勿詳忠告徒
聽流言百計窺覷多方侵擾尚不能見僕馬

首拔僕牛毛冬初都頭索湘束手於星山陣
下月內左相金樂曝骸於義利寺前殺獲居
多追擒不以強羸若此勝負可知所期者掛
弓於平壤之樓飲馬於須江之水然以前月
七日吳越國使班尚書至傳王詔旨知卿與
高麗久通歡好共契隣盟比因質子之兩亡
遂失和親之舊好互侵疆境不戢干戈今專
設使臣赴卿本道又移文高麗宜相親比永
享于休僕義篤尊王情深事大及聞詔諭即
欲祇承但慮足下欲罷不能困而猶鬪今錄

詔書寄呈請留心詳悉且魏虜迭憊終必貽
譏蚌鷁相持亦為所笑宜迷復之為戒無後
悔之自貽崔承祐之辭也○是歲遣林彥如
唐

敬順王

文聖王之裔孫伊飡孝宗之子也為
甄萱所立 在位八年降于高麗卒謚

敬順

二年

後唐天成年三十一 春正月高麗

王答甄萱書曰伏奉吳越國通和使班尚書

子戊

東鑑十一
二
所傳詔書一道蕪蒙足下辱示長書叙事者
伏以華輅膚使爰致制書尺素好音蕪承教
誨捧芝檢而雖增感激闡華牋而難遣嫌疑
今托回軒輓敷危社僕仰承天假俯迫人推
過叨將帥之權獲赴經綸之會頃以三韓厄
會九土凶荒黔黎多屬於黃巾田野無非於
赤土庶幾弭風塵之警有以救邦國之灾爰
自善隣於焉結好果見數千里農桑樂業七
八年士卒閑眠及至酉年維時陽月忽焉生
事至於交兵足下始輕敵以直前若螳螂之

拒轍終知難而勇退如蚊子之負山拱手陳
辭指天作誓今日之後永世歡和苟或渝盟
神其殛矣僕亦尚止戈之武期不殺之仁遂
解重圍以休疲卒不辭質子但欲安民此則
我有大德於南人也豈謂軟血未乾兇威復
作蜂蠆之毒侵害於生靈狼虎之狂為梗於
畿甸金城窘迫黃屋震驚仗義尊周誰似桓
文之霸棄間謀漢唯看莽卓之姦致使王之
至尊枉稱子於足下尊卑失序上下同憂以
謂非有元輔之忠純豈得再安於社稷以僕

心無匿惡志切尊王將援置於朝廷使扶危
於邦國足下見毫釐之小利忘天地之厚息
斬戮君王焚燒官闕蘊醢卿士虐劉士民姬
姜則取以同車珍寶則奪之捆載元惡浮於
桀紂不仁甚於獍梟僕怨極崩天誠深却日
誓效鷹鷂之逐以申犬馬之勤再舉干戈兩
更槐柳陸戰則雷馳電擊水攻則虎拍龍騰
動必成功舉無虛發逐尹邠於海岸積甲如
山擒鄒祖於邊城伏屍蔽野燕山郡畔斬吉
奐於軍前馬利城邊戮隨晤於纛下拔任存

之日邢積等數百人捐軀破青州之時直心
等四五輩授首桐藪望旗而潰散京山舍璧
以投降康州則自南而來歸羅府則自西而
移屬侵攻若此收復寧遙必期泚水營中雪
張耳千般之恨烏江亭上成漢王一捷之功
竟息風波永清寰海天之所助命將何歸况
承吳越王殿下德洽包荒仁深字小特出綸
於丹禁諭戢難於青丘既奉訓謨敢不尊奉
若足下祗承睿旨悉戢凶機不惟副上國之
仁恩抑亦紹東海之絕緒若不過而能改其

如悔不可追○滇州將軍順式率衆朝高麗
賜姓王拜大佐其子長命賜名廡拜元甫小
將官景亦賜姓王拜大丞○夏五月康州元
甫环景等運糧於古子郡甄萱潛師襲康州
环景等還戰敗死者三百餘人將軍有文降
于萱○秋七月高麗王自將擊三年城不克
遂幸青州後百濟遣將來侵青州時庾黔弼
受命城湯井郡夢一大人言明日西原有變
宜速往黔弼驚覺徑趣青州與戰敗之追至
秃岐鎮殺獲三百餘人○八月甄萱使將軍

官昕城陽山高麗王遣命旨城元甫王忠帥
兵擊走之官昕退保大良城繼軍焚取大木
郡禾稼遂分屯烏於谷竹嶺路塞乃令王忠
等往謀于曹物城○渤海人隱繼宗等投高
麗麗王引見於天德殿繼宗等三拜人謂失
禮大相舍弘曰失土人三拜古之禮也○冬
十一月甄萱選勁卒攻拔高麗烏於谷城殺
戍卒一千人將軍楊志明式等六人降麗王
以其妻子徇諸軍棄市○高麗王巡北界移
築鎮國城改名通德鎮以元尹忠仁為鎮頭

三年後唐天成四年甄萱三十春三月高麗遣大相廉相城安之鎮以元尹彦守考鎮之
 ○夏四月高麗王幸西京巡州鎮而還○六月高麗以元甫長弼為大相○秋七月高麗王幸基州巡州鎮而還○甄萱以甲午五午侵高麗義城府城主將軍洪術戰死王哭之
 慟曰吾失左右手矣萱又侵順州將軍元奉遁○高麗遣大相式廉城安水鎮以元尹昕平為鎮頭○甄萱將攻高思葛伊城城主與達欲出戰病死萱圍加恩縣不克○冬十二

月甄萱圍高麗古昌郡麗王往救之次禮安鎮與諸將議曰戰而不利將如之何大相公萱洪儒曰如我不利宜從間道不可從竹嶺而去庾黔弼曰臣聞兵凶戰危有死之心無生之計然後可以決勝今臨敵不戰先慮折此何也若不急救以古昌三千餘衆拱手與敵豈不痛哉臣願進軍急擊麗王從之黔弼乃自猪首峯奮戰大克麗王入其郡謂黔弼曰今日之事卿之力也

四年

後唐長興元年甄萱三年
九年高麗太祖

春正月載巖

城將軍善弼降高麗初麗王欲通好於我以
賊起路梗患之善弼以計通之至是降麗王
厚禮待之以其年老稱為尚父○高麗王自
將軍於古昌郡瓶山甄萱軍於石山相去五
百步許遂與戰萱敗走獲侍郎金滙死者八
千餘人古昌郡奏萱遣將攻陷順州掠人戶
而去麗王即往順州修其城罪將軍元奉復
降為下枝縣以古昌城主金宣平為大匡權
幸張吉為大相陞其郡為安東府於是永安
河曲直明松生等三十餘郡縣相次降高麗

○二月高麗王遣使來告捷王遣使報聘致
書請相見時國以東州郡部落皆降于高麗
自溟州至興禮府摠百十餘城○高麗王幸
昵於鎮城之改名神光鎮徙民實之南彌秩
夫北彌秩夫二城皆降于高麗○秋八月高
麗王幸大木郡合東西兜率為天安府置都
督以大丞弟弓為使元甫嚴式為副使○高
麗遣大相廉相城馬山彌安水鎮以正朝昕
幸為鎮頭○芋陵島遣使貢方物于高麗麗
王拜其使白吉為正位土頭為正朝○冬十

卯辛

二月高麗王幸西京創置學校先是西京未
有學麗王命秀才廷鶚留為書學博士別創
學院聚六部生徒以教授之頗有興學之効
賜繒帛勸之兼置醫卜二業又賜穀百碩
五年後唐長興二年魏萱四年春二月王及高
麗王會于國都先是王遣太守謙用于高麗
請相見麗王許之率五十餘騎至畿內先遣
將軍善弼起居王命百官迓于郊遣堂弟裕
廉等迎于城門外王出應門迎拜麗王答拜
王由左麗王由右揖讓升殿麗王命從臣拜

王情禮備至遂宴臨海殿酒酣王曰小國不
天為甄萱拯喪何痛如之炫然泣下左右莫
不嗚咽麗王亦流涕慰藉之遣王及太后相
國裕廉等物有差因留數旬而還王送至穴
城以裕廉為質以從麗王之初至肅隊而行
秋毫不犯都人士女相慶曰昔甄氏之來也
如逢豺虎今王公之來也如見父母○三月
高麗流大臣庚黔弼于鵠島彼讒也

臣等按

中庸九經尊賢居一而尊賢之事
有四去讒為先蓋信讒邪則任賢不專佞

人用事而諍臣杜口方麗主創業之初黔
弼左右宣力屢樹大勳相得之權有同魚
水而猜譖遽行何哉漢光武時人有上章
告馮異權重者帝以章示異仍報曰將軍
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
由是讒說不行乃何太祖遠信讒人萋斐
之說放逐勲賢竄之鮫鱷之鄉幾不得生
乎後雖悔悟復還何益哉其與光武之待
馮異一何遠也

秋八月高麗王遣甫尹善規送鞍馬綾羅綵

錦于王弁遺百官綵帛軍民茶僕頭○冬十
一月高麗王幸西京巡州鎮而還○高麗置
安北府及剛德鎮以元尹平喚為鎮頭麗王
謂有司曰北蕃人面獸心飢寒飽去見利忘
恥今雖服事向背無常宜於所過州鎮築館
城外待之

六年後唐長興三年魏晉四十年夏四月西京

民家雌鷄化為雄○五月高麗西京大風屋

瓦皆飛麗王聞之謂羣臣曰頃者完葺西京

徙民實之真憑地力平定三韓將都於此夫

何灾變若此乎昔晉有邪臣潛畜異謀其家
雌鷄化為雄不悛其惡竟致誅滅吳王劉渾
之時大風毀門拔木渾不知戒亦以覆亡且
祥瑞志云行役不平貢賦煩重下民怨上有
此之應以古驗今豈無所召乎四方勞役不
息供費既多而貢賦未省竊恐緣此以致天
譴夙夜憂懼不敢違軍令當軍國貢賦難以
蠲免尚慮羣臣不行公道而使民怨咨或懷
非分之心致變至此各宜懷心毋及於禍○
六月後百濟將軍襲立降高麗○秋七月高

麗王南征一牟山城遣正胤巡北邊○九月
甄萱遣一吉粲相貴以舟師侵高麗禮成江
焚塩白貞三州船一百艘取猪山島牧馬三
百匹而歸○冬十月後百濟海軍將尚哀等
攻掠高麗大牛島麗王遣大臣萬歲等往救
之不利麗王憂之吏黔弼自鵠島上書曰臣
雖負罪在貶聞甄萱侵我海鄉臣已選丁壯
修戰艦欲禦之願上勿憂麗王見書泣曰信
讒逐賢是予不明也遣使召還慰之曰卿實
無辜不會怨憤唯思輔國予甚愧悔庶將賞

延于世報卿忠節○十一月高麗前內奉卿
崔凝卒凝黃州土山人通五經善屬文為弓
齋翰林甚見重及麗王即位知元鳳省事俄
拜廣評郎中凝曉達吏事時譽洽然麗王嘗
謂曰卿學富才高無識治體憂國奉公匪躬
審審古之名臣無以過也遷內奉卿未幾轉
廣評侍郎凝辭曰同僚尹逢長於臣十年請
先授之麗王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昔聞
其語今見其人遂以逢為廣評侍郎凝恒齋
素嘗寢疾遣東宮問疾勸令食肉凝固辭不
食麗王幸其第謂曰卿不食肉有二失不保
其身不得終養其母不孝也不能永命使予
早喪良弼不忠也凝乃勉從方始食肉果平
復至是病卒年三十五麗王慟悼贈元甫賻
甚厚累贈大匡太子太保謚熙愷後配享太
祖廟庭麗王嘗謂凝曰昔新羅造九層塔遂
成一統之業今欲開京建七層塔西京建九
層塔真借玄功除羣醜合三韓為一家卿為
我作教願疏凝遂製進

臣等

自古帝王之有天下國家也莫不

應乎天而順乎人三代漢唐皆然新羅氏
之一麗濟亦豈外此而全麗祖以新羅一
統為造塔加彼之力欲慕効為之一何見
之陋也使凝歷陳帝王拔亂世成大業皆
由於天與人歸不可枉求於寂滅之教力
諫止之可矣顧乃為文以讚揚之使疑不
知而不言則不可謂儒者雖知而不言阿
諛順從則真碌碌小人儒也何足取哉

高麗遣大相王仲儒如唐獻方物

七年

後唐長興四年魏堂四十年
二年高麗太祖十六年

春三月唐遣

大僕卿王瓊大府少卿楊昭業冊高麗王為
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玄菟州都督上柱國
充大義軍使仍封高麗國王賜曆日銀器匹
段詔封妃柳氏為河東郡夫人又詔三軍將
吏諭以冊王之意遂頒曆始行唐年號○夏
五月高麗征南大將軍度豁弼守義城府麗
王遣使謂曰予慮新羅為百濟所侵嘗遣將
鎮之今聞百濟劫掠樓山城阿弗鎮等處如
或侵及新羅國都卿宜往救豁弼遂選壯士
八十人赴之至槎灘謂士卒曰若於此遇賊

必不得生還汝等其各善自為計既涉灘而
遇後百濟統軍神劔等後百濟軍見黔弼部
伍精銳不戰自潰黔弼至新羅老幼出城迎
拜泣曰不圖今日得見大匡微大匡吾其為
魚肉乎黔弼留七日而還遇神劔於子道與
戰大克擒其將七人殺獲甚多捷至麗王驚
喜曰非黔弼孰能如是及還麗王下殿執其
手曰如卿之功古亦罕有黔弼謝曰臣職當
為麗王益善之

八年

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夏四月
十三年高麗太祖十七年

春正月高

午甲

麗王幸西京巡北鎮而還○夏五月高麗王
幸禮山鎮下令曰泰封主毒流下民傾覆社
稷予承危緒造此新邦勞役瘡痍之民豈予
意哉但干戈未定巡省州鎮修完城柵由是
男盡從戎婦猶在役不忍勞苦或逃匿山林
或號訴官府者不知幾許權勢之家又從而
陵暴予以一身豈能家至而目覩小民所以
無所控告而呼籲者也宜爾公卿將相食祿
之人諒予愛民之意矜爾祿邑編戶之氓其
衙內無知之輩使于祿邑務聚斂割剝爾亦

豈能知之雖或知之亦不禁制民有論訴者
官吏更相掩護怨讎之興職競由此予嘗一
一誨之欲使知之者增勉不知者能誠吏不
遵此令故為淹滯又有怙威恃力者以名聞
○高麗王自將征運州甄萱簡甲士五千至
曰兩軍相鬪勢不俱全恐無知之卒多被殺
傷宜結和親各保封境麗王會諸將議之右
將軍庾黔弼曰今日之勢不容不戰願王觀
臣等破敵勿憂也及彼未陣以勁騎數千突
擊之斬獲三千餘級擒術士宗訓醫師訓謙

勇將尚達崔弼熊津以北三十餘城聞風自
降○高麗遣大相廉相城通海鎮以元甫才
萱為鎮頭

紀

九年

後唐清泰二年甄萱四十四年高麗太祖十八年

春三月甄萱

子神劔幽其父於金山佛宇殺其弟金剛自
立初萱多妾媵有子十餘人第四子金剛身
長多智萱特愛之欲傳其位其兄神劔良劔
龍劔等知之憂悶時良劔為康州都督龍劔
為武州都督出鎮于外神劔獨在側伊粲能
與使人往康武二州與良劔龍劔陰謀與波

珠粲新德英順等勸神劔作亂至是萱寢未
起聞宮庭喧呼問此何聲左右曰王老諸將
以長子神劔攝位陳賀俄移萱於金山佛宇
以巴達等壯士三十人守之神劔自稱王赦
境內其教曰如意特蒙寵愛惠帝得以為君
建成濫處元良太宗作而即位天命不易神
器有歸恭惟大王神武超倫英謀冠古生丁
衰季自任經綸徇地三韓復邦百濟廓清塗
炭而黎元安集鼓舞風雷而邇遐駿奔功業
幾於重興智慮忽其一失幼子鐘愛奸臣弄

權導大君於晉惠之昏陷慈父於獻公之感
擬以大寶授之頑童所幸者上帝降衷君子
改過命我元子尹茲一邦顧非震長之才豈
有臨君之智兢兢慄慄若蹈冰淵宜推不次
之恩以示惟新之政○夏四月高麗王謂諸
將曰羅州四十餘郡為我藩籬久服風化近
為百濟劫掠六率之間海路不通誰能為我
撫之公卿薦度黔弼麗王曰子亦思之然近者
新羅路梗黔弼徃通之想念其勞難以再命
黔弼奏曰臣雖齒衰然國家大事敢不竭力

麗王喜以黔弼為都統大將軍送至禮成江
賜御船遣之黔弼往羅州經略而還又幸禮
成江迎勞之○六月甄萱奔高麗萱在金山
三月飲醉守卒三十人與李男能又女哀福
嬖妾姑比等奔羅州遣人請見於高麗王王
遣將軍度黔弼大臣萬歲元甫香又吳浚能
宣忠質等領軍船四十餘艘由海路迎之及
至待以厚禮復稱萱為尚父授館南宮位百
僚上賜揚州為食邑兼賜金帛奴婢各四十
口廐馬十匹以先降人信康為衙官○秋九

月高麗王幸西京巡黃海州而還○冬十月
王降于高麗新羅亡王以四方土地盡為他
有國弱勢孤不能自安乃與羣下謀降高麗
羣臣議不一王子曰國之存亡必有天命當
與忠臣義士收合民心以死自守力盡而後
已豈宜以一千社稷一旦輕以與人王曰
孤危若此勢不能全既不能強又不能弱至
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吾所不忍也乃使侍
郃金封休賚書請降於高麗王子哭泣辭王
徑入皆骨山倚岩為屋麻衣草食以終其身

臣等按漢主劉禪將降于魏北地王譙諫曰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奈何降乎禪不聽譙哭於昭烈之廟遂自殺譙之言深得國君死社稷之義今新羅王子之心亦譙之心敬順之不聽亦如劉禪惜乎劉禪敬順雖有子之賢如此而不聽用其言一朝舉宗社輕以與人甘為俘虜而不辭何前後之一律也

麗王受王書遣攝侍中王鐵侍郎韓憲邕等往報十一月王率百僚發王都士庶皆從之香車寶馬連亘三十餘里道路填咽觀者如堵沿路州縣供億甚盛麗王遣人問慰王與王鐵等入開京麗王備儀仗出郊迓勞命東宮與諸宰從衛而入館于柳花宮以長女樂浪公主妻之王上書曰本國久經亂離曆數已窮無復望保基業願以臣禮見麗王不允十二月高麗羣臣奏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一國二君民何以堪願聽其請高麗王御天德殿會百僚曰朕與新羅歃血同盟庶幾兩國永好各保宗社今羅王固請稱臣卿等亦

以為可朕心雖愧衆意難違乃受庭見之禮
羣臣稱賀聲動宮掖於是拜金傅為觀光順
化衛國功臣上柱國樂浪王政丞食邑八千
戶位在太子之上歲給祿一千碩除新羅國
為慶州賜傅為食邑其從者皆錄用賜田祿
優於舊制又創神鷹官賜傅仍使為慶州事
審知副戶長以下官職等事於是諸功臣亦
効之各為其州事審事審官始此麗王納傅
伯父匹干億庶之女生子郁是為顯宗之考
安宗

右新羅 始祖赫居世以漢宣帝五鳳元
年甲子都辰韓國號徐伐羅朴昔金三
姓相傳智證王癸未定國號新羅太宗
王唐申并百濟文武王戊辰并高句麗
敬順王乙未後唐潞王清泰二年降于
高麗朴氏十王昔氏八王金氏三十七
王合五十五王共九百九十二年

金富軾曰新羅朴氏昔氏皆自卯生金氏
從天入金積而降或云乘金車此尤詭恠
不可信然國俗相傳為之實事政和中我

朝遣尚書李資諒入宋朝貢臣富軾以文
翰之任輔行詣佑神館見一堂設女仙像
館伴學士王黼曰此貴國之神公等知之
乎遂言曰古有帝室之女不夫而孕為人
所疑乃泛海抵辰韓生子為海東始皇帝
女為地仙長在仙桃山此其像也臣又見
太宗國信使王襄榮東神聖母文有娠賢
肇邦之勾乃知東神則仙桃山神聖者也
然而不知其子王於何時全但原厥初在
上者其為已也儉其為人也寬其設官也

略其行事也簡以至誠事中國梯航朝聘
之使相續不絕常遣子弟造朝而宿衛入
學而講習于以襲聖賢之風化革鴻荒之
俗為禮義之邦又憑王師之威靈平百濟
高句麗取其地郡縣之可謂盛矣而奉浮
屠之法不知其弊至使閭里比其塔廟齊
民逃於緇褐兵農浸小而國家日衰則幾
何其不亂且亡也哉於是時也加之女據
尊位恣行淫穢嬖倖用事羣盜並起及至
景哀荒淫無度與宮人左右出遊鮑石亭

置酒酣酌甄萱之兵猝至而不覺也與夫
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無以異矣若敬
順之歸命太祖雖非獲已亦可嘉矣向若
不知天命力戰守死以抗王師至於力屈
勢窮則必覆其宗族害及于無辜之民乃
能封府庫籍郡縣以歸之其有功於朝廷
有德於生民甚大昔錢氏以吳越入宋蘇
子瞻謂之忠臣今新羅功德過於彼速矣
我太祖妃嬪衆多其子孫亦繁衍而顯宗
自新羅外孫即實位此後繼統者皆其子

孫豈非陰德之報者歟

李齊賢曰金富軾論我太祖妃嬪衆多子
孫繁衍而顯宗自新羅外孫即位此後繼
統者皆其子孫豈非陰德之報者歟金寬
毅任景肅閔漬三家之書皆以為大良院
夫人李氏太尉正言之女也生安王未知
何據也

臣等金富軾以金傳比之錢氏而謂功
德遠過有何所見而然歟吳越之於宋奉
藩述職君臣之分定矣新羅之於高麗與

此不同蓋秦封者新羅之叛賊麗祖秦封之臣也雖秦封既斃麗運日昌然新羅之於高麗未嘗屈膝稱藩一朝棄宗社獻土地北面而朝可乎錢氏則自鏐因黃巢之亂始據吳越子孫相承歷五季至宋太宗獻十三州仍留宿衛以累代藩臣一朝效順納土非以諸侯屈已辱身之比也金傅雖賊豈所立表微不振新羅三姓相傳幾一千年其深仁厚澤足以固結人心若臣若民豈無自靖自獻如三仁者思先王之

澤而不忘如殷民者乎况王子論天命人心反覆切諫奈何敬順拒孝子之諫乃以一千年祖宗之重器數千里之提封稽顙拱手與之他人乎敬順之於高麗弱不可強危不自存自強為善以待天時可也如不獲已合餘燼背城借一死於社稷可也顧不省悟身為降虜北面稱臣匍匐進退於麗之闕庭其異於晉愍吳皓者幾希矣後雖富貴薰炙外孫繁衍安能雪亡國失身之大恥乎如敬順者大節已亡餘不足

取富軾比而等之錢氏復何所見而然耶
臣等按始祖之生異於常人是蓋天命匪
人為也當此時蕞爾三韓各保一隅徒事
干戈互相侵伐無君臣名位之分始祖年
方幼冲為國人推戴其寬厚足以有容其
雄偉足以濟民建邦設都築城郭營宮室
勸督農桑不伐隣喪使民敬讓至於夜戶
不扃倭人感德而不犯卞韓舉國而來降
樂浪服其有道沃沮稱為聖人享國六十
年之間家給人足民不見兵以基一千年

之業其殆天授乎**南解**遺命朴昔二姓以
年長而立新羅氏三姓相傳實兆於此**儒**
理從父亂命率傳之昔氏非貽謀燕翼之
道也**脫解**以南解之壻不當立而立又惑
鷄林金楨之說養閑智為子使新羅重器
率歸之金氏惜也然其終也不傳於子而
傳於儒理之子視後世貪天之位欲傳已
子而推刃同氣者何其賢也**婆娑**節儉愛
民勸農桑問高年廉察州郡屏黜尸素謹
天災恤民隱年穀屢豐可謂守成之良主

也**祇摩**逸聖守而不失**阿達羅**粗保厥位
及薨無子國人又立昔氏之後**伐休**能占
天時又知人邪正**奈鮮**睦隣恤民**助賁**臨
事明斷**沾鮮**不能強國恻於海寇使大臣
見殺辱國甚矣**味鄒**金闕智之齋繼朴昔
之後得有大寶新羅易姓今已三矣其授
受雖未盡得宜然王能留意政刑訪民疾
苦務農桑省經費有人君之德金氏之興
其肇於此乎**儒禮**基臨皆昔氏之後儒禮
之委任重臣基臨之威信隣敵猶足可稱

說解忘父之讎聽婚島夷終受侵辱昔氏
之祀於是絕矣**奈勿**亦金氏也能以武略
自守**實聖**嘗質高勾麗挾憾於前王欲殺
其子而後快於心其及也宜矣**訥祗**纂立
新羅氏三姓相讓之風至是掃地**慈悲**救
患禦寇**始智**謙恭自守然而晚年魚服得
免豫且之禍幸矣**智證**銳意圖理定國彌
稱王洗累朝因循之陋頒喪制禁殉葬有
足多者**法興**始崇佛教信之既篤奉之愈
謹唱為齋戒之邪說瞞瞽斯民為新羅基

禍之主又不知春秋大一統之義僭行年
彌越禮犯分甚矣**真興**佞佛尤甚創興輪
皇龍二寺鑄成丈六金身浚民膏血且屈
千乘之尊為桑門之行方袍圓頂以終其
身遂使佛刹半於閭閻齊民盡為緇褐流
禍無窮**真智**享年不永**真平**享國雖長而
繼嗣不定卒以神器付之女兒之手**善德**
真德皆以陰居尊牝鷄司晨邦家抗隍天
厭穢德**太宗**挺生以不世出之資奮大有
為之志倚任良佐言聽計從至誠事大衣

冠文物並從唐制崇獎節義激勵將士仗
天朝之威雪百濟世讎雄視高勾麗如囊
中之物將取而有之享年不永功業不究
惜哉**文武**以英明之資承先人之烈請唐
兵滅高麗始一三韓克成前志何功烈之
盛也乃何納高麗叛衆據百濟故地得罪
於唐幾不自保乎**神文****孝昭****聖德**僅能守
成**孝成****感佛**滋甚**景德**納忠諫定刑彌優
於孝成**惠恭**荒于聲色身且不保**宣德**躬
行不道**元聖**與聞乎故**昭聖**短祚**哀莊**昏

弱**憲德**纂弒禍亂相仍**興德**不惑左道遇
災知懼猶可稱者**信康**得不以正竟為金
明所害蓋自神文以降朴散淳漓亂賊接踵
踵其禍蔓延至是極矣**神武**能知討賊復
讎之義義旗一揮而元惡授首撥亂反正
人心痛快羅之國勢幾危而復振**文聖****憲**
安景文**憲康**之時中外寧謐民物阜成盛
極而衰理固然也**定康**昏闇復以大器付
之女弟其家法所由來遠矣**真聖**淫恣浮
於唐壘斷喪邦基新羅氏之亡於茲決矣
自是羣盜蝟起弓裔叛北原甄萱據完山
生民塗炭疆宇日蹙**孝恭**昏弱特寄生之
君耳**神德****景明****景哀**又以朴氏之遠裔當
叔季之衰僅能相繼國事已非為之何哉
况當景哀之時甄賊跋扈侵逼郊畿猶且
荒淫遊佚晏然自肆鮑石之樂方酣而萱
兵奄至君臣被戮宮闈見辱言之可謂於
邑**敬順**亦以金氏之後為萱所立天命已
去人心已離以區區一州之地生聚圖存
固亦難矣然不能効死一朝甘為降虜宗

社丘墟嗚呼惜哉

東國通鑑卷之十二

東國通鑑卷之十三

高麗紀

太祖神聖王

諱建字若天姓王氏漢州松嶽郡人
金城太守隆之長子母韓氏氣度雄
深寬厚有濟世之量在位凡二十六
年統一後八年壽六十七

十九年

後晉高祖
天福元年

春二月後百濟將軍朴英

規請降英規甄萱女婿也密語其妻曰大王
勤勞四十餘年功業垂成一朝以家禍失地

申丙

投於高麗天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
若舍吾君以事逆子則何顏以見天下之義
士乎况聞高麗王公仁厚勤儉以得民心殆
天啓也必為三韓之主盍致書安慰我王燕
及慰勸於王公以圖將來之福乎妻曰子之
言是也於是遣人致意曰若舉義兵請為內
應王喜厚賜其使歸報英規曰若蒙君惠道
路無梗終有厚報○秋九月王自將討後百
濟神劔降後百濟亡先是甄萱請曰老臣遠
涉滄波來投聖化願仗威靈以誅賊子王初

欲待時而動憐其固請從之先遣正胤武將
軍朴述熙領步騎一萬趣天安府至是王率
三軍至天安合兵進次一善神劔以兵逆之
隔一利川而陣王與萱觀兵令諸將分三軍
攻之後百濟左將軍孝奉德述哀述明吉見
兵勢大盛脫胄投戈以降賊喪氣不敢動王
勞孝奉等問神劔所在孝奉曰在中軍王命
公萱直擣中軍三軍齊進擊賊虜將軍昕康
見達殷述令式又奉等三千二百人斬五千
七百餘級賊潰北追至黃山郡踰炭嶺神劔

良劔龍劔文武官僚來降王慰勞之虜獲後
百濟將士三千二百人命還本土唯昕康富
達又奉見達等四十人并妻子送至京城面
責能奐曰始與良劔等謀囚君父者汝也為
臣之義當如是乎能奐俛首不能言遂誅之
以神劔僭位為人所脅非其本心且以歸命
乞罪特原之甄萱憂滿發疽數日卒于黃山
佛舍王入後百濟都城令曰渠魁既已納款
無犯我赤子存問將士量才任用軍令嚴明
秋毫不犯州縣按堵老幼皆呼萬歲相慶曰

后来其蘇賜神劔爵派良劔龍劔於真州尋
殺之謂英規曰自萱失國遠來其臣子無一
人慰藉者獨卿夫婦千里嗣音以致誠意兼
歸款於寡人義不可忘授佐丞賜田千頃官
其二子

金富軾曰新羅數窮道喪天無所助民無
所歸於是羣盜投隙而作若蜩毛然其劇
者弓裔甄萱二人而已弓裔本新羅之孽
而又以宗國為讎圖夷滅之至斬先祖之
畫像其為不仁甚矣甄萱起自新羅之民

食新羅之穀而包藏禍心幸國之危侵軼
鄰邑虔劉君臣若禽獮而草薶之實天下
之元惡大慙故弓裔見棄於其臣甄萱受
禍於其子皆自取之也又誰咎也雖項羽
李密之雄才不能敵漢唐之興而况裔萱
之凶人豈可與我太祖相抗歟但為之驅
民者也

臣等按天道好還安祿山史思明以臣叛
君慶緒朝義以子叛父其報應不亦彰彰
明甚乎甄萱起自穢畝竊據僭號視本國

如仇讎睥睨吞噬信然未已一朝猝入統
石大肆兇逆盡取子女寶玉而去天地所
不容萱既得志驕暴日甚侵犯鄰國毒痛
生靈數十年之間兵連禍結罪盈惡積天
怒人怨加之父子之間愛憎不均釀成蕭
牆之禍卒至竄身流寓憂憤而死惟其有
是父也故有是子家法所由來漸矣福善
禍淫好還之天道焉可遁乎

王至自後百濟御威鳳樓受文武官及百姓
朝賀王既定三韓欲勵臣子以節義遂自製

政誠一卷誠百條書八篇頒中外○冬十二月大匡裴玄慶卒玄慶慶州人膽力過人起於行伍太祖之東征西討也玄慶之功居多及疾篤王親幸其第執其手曰嗟乎命矣夫卿子孫在予其敢忘王出門而玄慶卒謚武烈後配享太祖廟庭

二十年

後晉天福二年

夏五月政丞金傅巖玉帶長

十圍六十二鈔王受之命藏于物藏即聖帶

也○遣王規邢順如晉賀登極

二十一年

後晉天福三年

春三月西天竺僧來王備

兩街威儀法駕迎之○秋七月碧瑤郡將軍李恣言率新羅之李羣盜競起唯碧瑤郡為恣言所保民賴以安王遣人諭以同心戮力底定禍亂恣言奉書甚喜即遣其子永將兵從王征討王善之以大匡思道貴女妻之拜恣言本邑將軍恩賚稠重恣言感激鍊兵峙糧以孤城介於新羅後百濟必爭之地屹然為東南聲援○始行後晉年號○築西京羅城○冬十二月耽羅國太子末老來朝賜星主王子爵

亥巳

二十二年後晉四年春三月佐丞龔直率直燕
山昧谷人自幼有勇略新羅末為本邑將軍
時方亂離遂事甄萱以長子直達次子金舒
及一女為質直嘗朝萱謂直達曰今見此國
奢侈無道吾雖密邇不願復來聞高麗王公
文足以安民武足以禁暴故四方無不懷服
予欲歸附汝意何如直達曰自入質以來觀
其風俗唯恃富強競務驕矜安能為國今大
人欲歸明主保安弊邑予當與弟妹俟隙而
歸縱不得歸賴大人之明餘慶流於子孫雖

死無恨直遂決意來附與子英舒來朝言於
王曰久聞風化願竭臣節王喜拜大相拜子
咸舒為佐尹又以貴戚女妻英舒王曰卿灼
見理亂存亡之機來歸於我朕甚嘉之聯姻
公族用示厚意卿其益竭心力鎮撫邊境直
謝之因言曰百濟一牟山郡境接弊邑以臣
歸化常加侵掠民不安業臣願往攻取使弊
邑之民不被寇竊專務農桑益堅歸化之誠
王許之萱怒收直達及第妹烙斷股筋直達
死百濟滅金舒得還至是直率謚奉義○晉

子庚

遣國子博士謝肇來冊王為開府儀同三司
檢校太師

二十三年

後晉五年

春三月以慶州為大都督

府改諸州郡號○秋七月王師僧忠湛死樹

塔于原州興法寺王親製碑文○初定役分

田自朝臣至軍士勿論官階視人性行善惡

功勞大小給之有差○晉歸我質子王仁翟

二十四年

後晉六年

夏四月大匡度黠弼卒黠

弼平州人以將略事太祖凡出征受命即行

不宿於家每凱還王必迎勞終始寵遇諸將

壬午

莫及謚忠節後配享太祖廟庭○遣大相王

申一如晉

二十五年

後晉七年

冬十月契丹遣使來歸橐

駝五十四王以契丹嘗與渤海連和忽生疑

貳不顧舊盟一朝殄滅此為無道之甚不足

遠結為隣絕其交聘流其使三十人于海島

繫橐駝萬夫橋下皆餓死

李齊賢曰忠宣王嘗問臣齊賢曰我太祖

之世契丹遺橐駝繫之橋下不與芻豆以

餓而死故以名其橋焉橐駝雖不產於中

寅壬

國中國亦未嘗不畜之國君而有數十頭
橐駝其弊不至於傷民且却之則已矣何
至餓而殺之乎對曰創業垂統之主其見
遠而其慮深非後世之所及也且如宋太
祖養猪禁中仁宗令放之後得妖人顧無
所取血者則知太祖慮亦及此此亦未為
定論安知太祖養猪之意不有大於取血
耶我太祖之所以為此者將以折戎人之
譎計耶抑亦防後世之侈心耶蓋必有微
旨矣此在殿下恭默而思之力行而體之

爾非愚臣所敢輕議也

三言要李齊賢論待契丹之道曰王可道
議絕和親不若皇甫俞義繼好息民之論
也然其對忠宣之問只論橐駝而不言太
祖絕和之失何耶前史以絕和為太祖盛
德事而贊揚之臣竊惑焉夫抵交隣國柔
遠人固封疆謹使命者乃萬世保國之長
策也今麗祖降羅滅濟僅一三韓渙散者
未盡萃瘡痍者未盡起制度營為草創未
遑正宜輯和強隣長慮却顧之時也契丹

世據幽燕遼薊之地國富兵強瞰中原振
蕩有席卷囊括之志取方張桀驁之渤海
易如拉朽其視新創之麗知如何哉然猶
先我修聘者安知不有睥睨不測之心乎
因其來使待之以禮接之以誠申結盟好
豈非保國之長策而太祖之慮不及此何
哉契丹之失信於渤海何與於我而為
海報復拒其來使甚矣而沈之于海為
其橐駝甚矣而致令餓死是不特絕之而
止絕之如仇讎彼之報我以仇讎燕及悖

也自是邊釁日深定宗置光軍為邊備其
禍已濫觴矣至成宗蕭遜寧大舉入寇欲
割地乞降僅能請和其禍已燎原矣迨顯
宗丹主自將聲言討賊而實欲侵奪我國
潰肅州破西京乘勝長驅都城不保乘輿
南遷國之不亡如綫其禍已滔天矣及其
遣使講和稱臣種欵邊境無虞百有餘年
下逮高宗其遺種若金山金始者聚合餘
燼脅驅河朔之民渡鴨綠陷城鎮為患孔
棘勤師動衆數年而後乃克掃蕩禍亂始

卯癸

熄若使契丹不因金兵而勦殄蒙古而殲滅則麗之存亡成敗亦未可測究厥所由則皆麗祖待強寇失其道輕絕和親之致然也貽謀之失可勝嘆哉

二十六年

後晉天福八年

夏四月王御內殿召大臣

朴述熙親授訓要曰我聞大舜耕歷山終受堯禪高帝起沛澤遂興漢業予亦起自單平謬膺推戴夏不畏熱冬不避寒焦身勞思十有九載統一三韓叨居大寶二十五年身今老矣第恐後嗣縱情肆欲敗亂綱紀大可憂

也爰述訓要以傳諸後庶幾朝披夕覽永為龜鑒其一曰我國家大業必資諸佛護衛之力是故創立禪教寺院差遣住持焚修使之各治其業後世姦臣執政徇僧請謁各業寺社爭相換奪切宜禁之其二曰諸寺院皆是道說推占山水順逆而開創者也道說云吾所占定外宴有創造則損薄地德祚業不永朕念後世國王公侯后妃朝臣各稱願堂或增創造則大可憂也新羅之末競造浮屠衰損地德以底於亡可不戒哉其三曰嫡子嫡

東坡志林卷三

十一

孫傳國傳家雖曰常禮然丹朱不肖堯禪於
舜實為公心凡元子不肖者與其次子次子
皆不肖者與其兄弟之中羣下推戴者俾承
大統其四曰惟我東方舊慕唐風文物禮樂
悉遵其制殊方異土人性各異不必苟同契
丹是禽獸之國風俗不同言語亦異衣冠帝
度慎勿效焉其五曰朕賴三韓山川陰祐以
成大業西京水德調順為我國地脉之根本
宜當四仲巡駐留過百日以致安寧其六曰
燃燈所以事佛八關所以事天靈及五嶽名

山大川龍神也後世姦臣建白加減者切宜
禁止吾亦當初誓心會日不犯國忌君臣同
樂宜當敬依行之其七曰人君得臣民之心
為甚難欲得其心要在從諫遠讒而已從諫
則聖讒言如蜜不信則讒自止又使民以時
輕徭薄賦知稼穡之艱難則自得民心國富
民安古人云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
必有良將張弓之外必有避鳥垂仁之下必
有良民賞罰中則陰陽順矣其八曰車峴以
南公州江外山形地勢並趨背逆人心亦然

彼下州郡人參與朝廷與王侯國戚婚姻得
秉國政則或變亂國家或銜統合之怨犯蹕
生亂且其曾屬官寺奴婢津驛雜尺或投勢
移免或附王侯宮院姦巧言語弄權亂政以
致災變者必有之矣雖其良民不宜使在位
用事其九曰百辟羣僚之祿視國大小已為
定制不可增減且古典云以庸制祿官不以
私著以無功人及親戚私昵虛受天祿則不
止下民怨謗其人亦不得長享福祿切宜戒
之又以強惡之國為隣安不可忘危兵卒宜

加護恤量除徭役每年秋閱勇銳出衆者隨
宜加授其十曰有國有家儆戒無虞博觀經
史鑑古戒今周公大聖無逸一篇進戒成王
宜當圖揭出入觀省十訓之終皆結以中心
藏之四字自是嗣王相傳為寶

臣等按古之聖帝明王貽謀燕翼為子孫
萬世計者其慮深矣大禹之有訓曰民惟
邦本本固邦寧成湯之有誥曰惟皇上帝
降衷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成王
之尊揚末命曰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

天下其所以訓戒者拳拳於君國字民之
道而不違他及是以子孫相承遵守勿失
成長治久安之業非後世之所能及也麗
祖始一三韓創業垂統宜往求古先哲王
貽謀燕翼之道垂憲萬世可也今作訓要
其餘凡十而一則曰奉佛二則曰創寺丁
寧及復乎燃燈八關山水地理之說從諫
遠讒輕徭薄賦儆戒無虞顧居其末欲以
此而訓後世其可乎哉佛氏禍人家國如
楚英梁武之事則麗祖聞而知之矣新羅

氏多營佛宇塔像自底滅亡泰封自稱彌
勒而身且不保麗祖之所目覩而可為龜
鏡者也奈何怵於禍福之說信之既篤奉
之彌勤又從而筆之書以詔子孫乎八關
燃燈皆新羅胡僧誕妄之說山水向背地
德衰旺亦術僧道說識緯之說也雖中材
之主猶知其非是而以麗祖之盛德獨迷
而不復何哉子孫效尤以為家法惠定以
後佛氏之禍日新月盛勢不能止又一再
傳而仁宗墮於妖僧妙清之術欲都西京

幾不保社稷未必非訓要啓之也馴致其
禍至於妖僧遍照假呂秦之術盜竊大寶
王氏之祀遂絕亦未必不醞釀於訓要之
不得其要也惜哉

五月王不豫宰臣庶相王規朴守文等待王
曰漢文遺詔曰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有不
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莫可甚哀前古
哲王秉心如此子邁疾已歷二旬視死如歸
有何憂也漢文之言即子意也內外機務久
不決者卿等並與太子武裁決而後聞丙午

疾大漸御神德殿命學士金岳草遺詔文成
王不復語左右失聲大哭王聞此何聲也曰
垂上作民父母今日欲棄羣臣臣等痛不自
勝耳王笑曰浮生自古然矣言訖有頃而薨
王規出宣遺命曰內外庶僚並聽東宮慶分
於是太子即位率羣臣舉哀上謚曰神聖大
王廟號太祖壬申葬顯陵以遺命喪葬園陵
制度依漢魏二文故事悉從儉約以神惠王
后柳氏祔葬后貞州人三重大匡天弓之女
也天弓家大富邑人稱為長者太祖為將軍

引兵過貞州息馬古柳下后立路旁川上見
其有德容問誰氏女對曰此邑長者家女也
請暫憇弊廬太祖因至宿焉其家饗一軍甚
豐以后侍寢厥後絕不相聞后守節剃髮為
尼太祖聞之召以為夫人舉義提甲贊成大
業

李齊賢贊曰臣及事忠宣王王嘗言我太
祖規模德量生於中國當不減宋太祖宋
太祖事周世宗世宗賢主也待宋太祖甚
厚宋太祖亦為之盡力及恭帝幼冲政出

太后迫于羣情而受周禪蓋出於不得已
也我太祖事弓裔猜暴之君三韓之地裔
有其二太祖之功也以不世之功處必疑
之地可謂危矣而國人歸心將士推戴然
猶固讓欲徇延陵之節而伐之事亦豈得
已哉其好生惡殺而信賞必罰推誠功臣
而不假以權創業垂統固宜一揆矣至若
宋祖以江南李氏比之軒睡卧榻則右晉
所賂契丹山後之十六州蓋視以為橐中
物既收北漢將長驅以定秦漢之疆耳我

太祖即位之後金傳未賓甄豈未虜而屢
幸西都親巡北鄙其意亦以東明舊壤為
吾家青氊必席卷而有之豈止操鷄搏鴨
而已哉由是觀之雖大小之勢不同二祖
規模德量所謂易地皆然者也忠宣聰明
好古中原博雅之士如玉構閣復姚燧蕭
鄭趙孟頫虞集皆遊其門蓋嘗與之尚論
也

史臣曰太祖御下以寬而賢智效力待人
以誠而遠近響應好生之仁出於天性恤
民之心發乎至情聖道父子相夷則伐而
取之金傳君臣未附則禮以待之以契丹
之強而侵凌與國則絕之以渤海之弱而
失地無歸則撫之屢幸西京以為根本之
地也親巡北鄙以達犷悍之俗也草創更
始雖未遑於禮樂而其規模遠略深仁厚
澤固已培養五百年之國脉矣

惠宗義恭王

諱武字奉乾太祖長子母莊和王后
吳氏氣度恢弘從太祖征百濟有功

在位二年壽三十四

辰甲

元年後晉出帝遣廣評侍郎韓玄珪禮賓卿
金廩如晉告嗣位遂賀破契丹○冬十二月
翰林院令平章事崔彥攜卒彥攜新羅人稟
性寬厚有少能文年十八入唐登科四十二
選國拜執事侍郎瑞書院學士及新羅歸附
太祖命為太子師委以文翰之任官院額號
皆所撰定一時貴遊皆師事之及年年七十
七謚文英

二年後晉開元晉遣光祿卿范正政太子洗馬

巳乙

張季凝來冊王為持節玄菟州都督上柱國
充大義軍使高麗國王○大匡王規女為太
祖第十六妃生一子曰廣州院君一日規譖
王弟堯及昭有異圖王知其誣恩遇愈篤至
是司天供奉崔知夢奏流星犯紫微國必有
賊王意規謀害堯昭之應乃以長公主妻昭
用強其勢公主從母姓稱皇甫氏後凡娶同
姓皆諱稱外家之姓
史臣曰取妻不取同姓禮也雖百世婚姻
不通惠宗之以公主妻弟何也時俗然也

太祖不世出之主也動法古昔有志化俗而徂於習俗不能變自是厥後視為家法恬不為異中葉以降雖禁堂從之親而同姓則訖不能禁也傳曰男女同姓其生不繁同姓尚爾况至親乎今觀其取姑姊妹者率多無後傳世五百年之久而宗支終不過數十人然後知先王制禮之意深矣可不戒哉

王規謀立廣州院君嘗夜伺王睡熟遣其黨潛入卧内將行大逆王覺之一拳即斃令左右曳出不復問一日王違豫在神德殿崔知夢又奏近將有變且以時移御王潛徙重光殿規夜率人穴壁而入寢已空矣規見知夢拔劍罵之曰上之移寢必汝謀也王知規所為亦不罪之

臣等按太祖能駕馭群雄創大業也而不知規之匪人使之居股肱之地付托孤之任惠宗能繼體守文也而知規逆謀拱手謹避不加之罪何也高麗五百年君弱臣強之端已兆於此若康兆資謙仲夫義方

之徒接跡於世而忠獻一家四世專擅仁
俊林衍日新相繼數君若綴旒而國不
可為矣由其不能謹之於始也如惠宗不
足責惜乎太祖之卒於任人貽謀之不臧
若是邪

秋九月戊申王薨子重光啟王自王規謀逆
之後多所疑忌常以中士自喜怒無常群
小並進賞賜將士無節內外嗟怨及疾篤群
臣不得入見檢小常侍側謚曰義恭大王廟
號惠宗葬順陵群臣奉正第堯即位

李齊賢贊曰羽父請弒桓公將以求太宰
隱公不聽亦不討之終致為氏之禍王規
之譖兩王弟亦羽父之意也惠宗不致之
罪顧使居左右其免於袖刃壁人之謀可
謂幸也特去太祖棄代甫耳規之不義而
得衆已能如漢魏之曹馬耶其未有以竄
殛之何也嗚呼小人之難遠也如此其可
不戒哉

已酉王規殺大臣朴述熙述熙性勇敢年十
八為弓裔衛士後事太祖累樹軍功受遺命

輔惠宗及惠宗寢疾遂與王規相惡以兵百餘自隨王疑有異志流甲串規因矯命殺之後謚嚴毅贈大師配享王廟○王規伏誅初王知規逆謀密與西京大臣式庶謀應變及規將作亂式庶引兵入衛規不敢動竄規于甲串遣人追斬之誅其黨三百餘人

定宗文明王

諱堯字義天太祖第二子母神明王后劉氏性好佛多畏信圖讖在位四年壽二十七

丙午

元年後晉開運三年春正月王將謁顯陵致齋之夕

聞空中語者曰爾堯存恤細民人君之要務○王奉佛舍利步至開國寺安焉又以穀七萬碩納諸大寺院

丁未

二年後晉開運四年秋置光軍司先是崔光胤以賓貢進士遊學入晉為契丹所

虜以才見用受官爵奉使龜城知契丹將侵我為書以報於是命有司選軍三十萬號光軍光胤彥撫之子也

戊申

三年後漢乾祐元年秋九月東女真蘇無蓋等來獻

馬七百匹及方物王御天德殿受之忽雷雨震押物人又震殿西角王大驚近臣扶入重光殿遂不豫赦○始行後漢年誦

四年

後漢隱帝仍

春正月大匡王式廉卒式

廉太祖從弟也以勤恪久鎮西京及定王規

之亂賜匡國翊贊功臣誦加大丞卒謚威靜

贈大師後配享王廟○三月丙辰王疾篤召

母弟昭內禪移御帝釋院薨上謚曰文明廟

誦定宗葬安陵王以圖讖將移都西京發丁

夫命侍中權直營宮闕勞役不息又抽開京

民戶實之羣情不服怨讟胥興及薨役夫聞而喜躍

李齊賢贊曰定宗以人君之尊步至十里

浮屠之宮以箴諛利又以七萬碩穀一日

而分賜諸僧一遭天譴喪心生疾所謂君

子求福不回者亦嘗聞其說耶疾既大漸

能以宗社付之親弟不使如王規者覬覦

於其間是可嘉也已

光宗大成王

諱昭字日華定宗母弟禮待臣下明

於聽斷恤貧弱重儒雅夙夜孜孜庶
幾治平中歲以後信讒多殺酷好佛
法奢侈無節在位二十六年壽五十

戊庚

元年後漢乾祐三年春正月大風拔木王問禳灾之

術司天奏曰莫如修德自是常讀貞觀政要

臣等按懷襄之患舜曰傲予桑林之災湯

亦自責古之帝王所以遇災修省者載之

典冊宜後世之所當法也光宗初即位天

之譴告切至王欲祈禳而乃以貞觀政要

高麗定宗

為先何哉王之心以謂唐宗之治優於舜

湯政要之說過於典冊慨然遠慕而欲追

之乎多見其王之惑也唐宗好名之主政

要所載雖有一二之可稱假仁義濟功利

慙德亦多比漢高光尚且不及况敢擬於

舜湯乎嗚呼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

中斯得其下光宗之治止於光宗而已者

豈不由於法唐宗不法帝王而然歟

二年後周太祖元年冬十月西京重興寺九層塔

灾○十二月始行後周年號

亥辛

丑癸子壬

卯乙

辰丙

三年

後周二年

遣廣評侍郎徐逢朝周

四年

後周三年

周遣衛尉卿王演將作少監呂

繼寶來冊王為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玄菟

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兼御史大夫高麗國王

○冬十月慶州皇龍寺九層塔灾

六年

後周世宗二年

遣廣評侍郎荀質如周賀即位

七年

後周三年

周遣將作監薛文遇來加冊王

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仍令百官衣冠

從華制前節度巡官大理評事雙異從文遇

高麗光宗

丙來以病留及疾愈引辭請旨王愛其才表

請為僚屬遂加擢用未踰歲授以文柄時議

不愜○命有司按檢奴婢推辨是非奴多皆

主陵上之風由是大行人皆嗟怨王妃切諫

不納她太祖女也

九年

後周顯德五年

夏五月命翰林學士雙異知貢

舉試以詩賦頌及時務策取進士御威鳳樓

放榜賜甲科崔暹等二人明經三人卜業二

人及第始用其議置科舉自此文風乃興○

周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尚輦奉御金

午戊

未已

申庚

彥美賣帛數千匹來市銅

十年後周顯春遣佐丞王兢佐尹皇甫翹光

朝周○周侍御清州守雙哲來拜為佐丞哲

冀之父也聞冀有寵故隨王兢來

十一年宋太祖建定百官公服元尹以上紫

衫中壇卿以上丹衫都航卿以上緋衫小主

簿以上綠衫○以開京為皇都西京為西都

○評農書史權信辭大相俊弘佐丞王同等

謀逆貶之自是讒佞得志誣陷忠良奴訴其

主子讒父母罔罔常溢別置假獄無罪而被

高麗北家

裁者相繼王猜忌日甚宗族多不得保鮮一
子伯亦自疑阻不使親近人人畏懼莫敢偶
語

十二年宋建隆夏四月大水漂沒人家水變

為赤○置修營宮闕都監移御正匡王育第

十三年宋建隆冬遣廣評侍郎李興祐朝宋

十四年宋乾德夏六月還御宮詔曰久在離

宮百官奏事多不親聽慮恐衆心或生疑阻

今者修營功畢聽政有所凡爾百僚各敬爾

事依舊進奏庶幾魚水同歡毋致君臣相阻

亥癸戌壬 酉辛

○冬十二月始行宋年號○宋遣冊命使時
贊來贊等在海遇風溺死者九十人贊獨免
王特厚勞之

十五年

宋乾德二年

春三月賜金策及明經卜業

各一人及第王御天德殿宴羣臣命策釋褐
賜公服赴宴○秋八月司徒朴守卿卒守卿
性勇烈多權智事太祖為元尹百濟數侵新
羅太祖命守卿徃鎮之值萱再至守卿輒以
奇計敗之曹物郡之戰太祖部分三軍以大
相帝弓為上軍元尹王忠為中軍守卿啟寧

高麗光宗

為下軍及戰上軍中軍失利守卿軍獨勝太
祖喜陞元甫守卿曰臣兄守文見為元尹而
臣位其上寧不自愧遂并為元甫勃城之役
太祖被圍賴守卿力戰得出及定宗初削平
內難守卿功居多至是子承位承景承禮彼
讒下獄憂恚而卒

十六年

宋乾德三年

春二月加子佑元服立為正

胤內史諸軍事內議令宴羣臣于長生殿○
遣大丞內奉令王輅如宋帝授輅尚書左僕
射食實封三百戶○秋七月內議令徐弼卒

丑乙

子甲

弼利川人性通敏始以吏事進王常賜宰臣
王咸敏皇甫光謙及弼金酒器弼獨不受曰
臣謬居宰輔已叨寵恩又賜金器愈懼喻分
且服用明等表奢儉關理亂臣用金器君將
何用王曰卿能不以寶為寶子當以卿言為
寶後因進見曰願上莫賞無功無忘有功王
嘿然翌日遣近臣問有功無功者為誰弼對
曰有功者元甫式會是也無功者若輩是也
時王禮重投化唐人擇取臣僚第宅及女與
之弼奏曰臣居第稍寬願獻焉王問其故對

高麗光宗

曰今投化唐人擇官而仕擇屋而處世臣故
家反多失所臣愚誠為子孫計宰相居第非
渠所能有也及臣之存請取之臣以祿俸之
餘更營小第庶無後悔王怒後感悟稱善自
後不復奪臣僚第宅內虜馬死王欲罪主者
弼引孔子不問馬之說以爭主者得免其辜
諤如此謚貞敏後配享王廟

辰戌

十九年元開創弘化遊巖三歸等寺以僧
惠居為國師坦文為王師王信讒多殺內懷
疑懼欲消罪惡廣設齋會無賴之徒詐為出

家以求飽飲旬者全至或以餅餌米豆柴炭
施與京外道路不可勝數列置放生所就傍
近寺院開演佛經禁斷屠殺至於內膳亦買
市廛以進

臣等按古之聖帝明王必以三公為太師
師者道之教訓惟其人而已是故湯師伊
尹武丁師傅說武王師尚父所謂師者道
之所存其重如此胡秦姚興始以蕃僧鳩
摩羅什為師屈膝蒲伏如事髡鬚所師者
皆裔戎荒幻之教禍不旋踵與固夷狄之

高麗光宗

君無足多責乃何太祖始襲胡秦之覆轍
光宗又效太祖之謬舉崇奉緇流或為國
師或為王師乎其曰國師則舉一國而師
之也其曰王師則屈千乘而師之也所謂
師者師何道也不過曰無父無君之道耳
以一國之大千乘之尊師其無父無君之
道則幾何不胥而為夷狄禽獸也哉自是
以後子孫相承世為家法一有雞髮飾行
者則皆尊之為王師國師奉之猶恐或後
馴致遍照之禍而國隨以亡嗚呼悲哉

中壬未辛

二十二年

宋開寶四年

冬十二月壬寅地震

二十三年

宋開寶五年

春二月地震○遣內議侍

郎徐熙如宋帝制加王食邑賜推誠順化守

節保義功臣號授熙檢校兵部尚書副使內

奉鄉崔業檢校司農卿兼御史大夫判官廣

評侍郎康禮檢校少府少監錄事廣評員外

郎劉隱檢校尚書金部郎中時不朝宋十數

年熙至容儀中度帝嘉之乃授是職

二十六年

宋開寶八年

夏五月王不豫甲午薨于

正寢上謚曰大成廟號光宗葬憲陵太子即

高麗光宗

亥乙

位大赦還流竄放囚繫洗痕累按淹滯復官

爵蠲欠債減租調毀假獄焚讒書中外大悅

李齊賢贊曰光宗之用雙翼可謂立賢無

方乎真果賢也豈不能納君於善不使至

於信讒濫刑耶若其設科取士有以見光

宗之雅有用文化俗之意而翼亦將順以

成其美不可謂無補也惟其倡以浮華之

文後世不勝其弊云

冬十月加政丞金傅為尚父都省令食邑一

萬戶○加上六代尊號

景宗獻和王

諱佑字長民光宗長子母大穆王后
皇甫氏温良仁厚不好嬉遊及其末
年厭倦萬幾日事娛樂沈溺聲色好
圍碁昵近小人踈遠君子由是政教
衰替在位六年壽二十七

子丙

元年

宋太宗太平
與國元年

冬十一月宋遣左司禦副

率于延超司農寺丞徐昭文冊王為光祿大
夫檢校太傅使持節玄菟州諸軍事玄菟州
都督大順軍使食邑三千戶○遣使如宋賀

高麗景宗

即位○放執政王誥于外初王許先朝被讒
人子孫復讎遂相擅殺復致冤誦及是誥托
以復讎矯殺太祖子天安府院君於是貶誥
仍禁擅殺復讎○以荀質申質為左右執政
皆兼內史令元甫壽餘為近臣知御厨事○
始定職散官各品田紫科勿論官品高低但
以人品定之紫衫以上作十八品一品給田
柴各一百一十結以次遞降文班丹衫以上
作十品緋衫作八品綠衫作十品武班丹衫
以上作五品雜業丹衫以上作十品緋衫以

丑丁

寅戊

卯己

辰庚

巳辛

上作八品綠衫以上作十品皆給田紫有差

○遣金行成如宋入學國子監遂登第

二年宋太平興二年春三月御東池樓船親試進

士賜高凝等六人及第○遣使如宋獻良馬

甲兵

三年宋太平興三年夏四月政丞金傅卒謚敬順

○宋遣太子中允張洎來聘

四年宋太平興四年夏六月宋遣供奉官閻門祇

候王傑來冊王為侍中加食邑一千戶○渤海

海酋帥大鸞河降于宋宋以為渤海都指揮

高麗景宗

使鸞河祚榮之遺種也

五年宋太平興五年夏四月以崔知夢為大匡內

議令東萊郡侯食邑一千戶柱國一日知夢

奏曰客星犯帝座願王申戒宿衛以備不虞

未幾王承等謀逆事覺伏誅賜知夢御衣金

帶

六年宋太平興六年夏六月王不豫○秋七月王

疾彌留甲辰召堂弟開寧君治內禪遣詔略

曰寡人承四朝之餘烈受三韓之霸圖獲保

山川土田務安宗廟社稷日慎一日首尾七

三十一

年因此勤勞遂成疾疹真怡神於釋負將傳
聖以紓憂正胤開寧君治國之親賢子所友
愛必能奉祖宗之大業保國家之昌基咨爾
公卿宰臣其敬保我介弟永綏我大邦寡人
每覽禮經至男子不死婦人之手未嘗不臨
文歎仰至于今日左君嬪御已令屏去儻或
不延歎至大期更何所惟服紀輕重合依漢
制以日易月十三日周祥二十七日大祥園
陵制度務從儉約其西京安南登州等諸道
應鎮守之任有軍旅之權者所寄非輕豈宜

高麗景宗

暫曠不許離任赴闕各於任所舉哀三日釋
服其餘並委嗣君處分丙午薨于正寢上謚
曰獻和廟號景宗葬榮陵

李齊賢贊曰滕文公問井地於孟子孟子
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
穀祿不平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
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三韓之地非
四方舟車之會無物產之饒貨殖之利民
生所仰只在地力而鴨綠以南大抵皆山
肥膏不易之田絕無而僅有也經界之正

一若慢則其利害比之中國相萬也太祖繼
新羅表亂泰封奢暴之後萬事草創日不
暇給止為口分之法歷四世景宗作田柴
之科雖有踈略亦古者世祿之意也至於
九一而助什一而賦與夫所以優君子小
人者則不暇論也後世屢欲理之終於苟
而已矣蓋其初不以經界為急撓其源而
求流之清何可得也惜乎當時羣臣未有
以孟子之言講求法制啓迪而力行之也
八月御威鳳樓大赦放三年役減租稅之半

高麗景宗

陞文武官一階○冬十一月追尊先考為宣
慶大王廟號戴宗陵曰泰陵遂謁陵○王以
八關會雜技不經且煩擾悉罷之

東國通鑑卷之十三



